

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

1842-1911

下 冊

主 編 者

李 文 寧 張 玉 法



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LONGWIND PUBLICATIONS CO., LTD.

印行

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

1842-1911

下 册

主 編 者

李 又 寧 張 玉 法



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LONGWIN PUBLICATIONS CO., LTD

印行

丁 編 女權運動及其成果

(1) 總 類

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：男女平等

中國自來以奴隸與婢妾對稱，女子的地位，除少數者外，可以說全是奴隸地位。故社會中均以重男輕女為傳統觀念，而一切權利，如選舉、承繼等，均非女子所得享受。積非成是，雖經過數千年，亦無人起來反對。耶教教義，以為男女皆上帝的子女，男皆兄弟，女皆姊妹，太平天國以奉教的關係，遂亦提倡男女平等，取消數千年來輕視女子的偏見。他不特口頭上提倡女權，實際上凡男子所享的權利，女子也一樣的取得。如女子參政問題，在歐洲也是最後才實行的，然太平天國將壓制了數千年的女子，立刻就許她們可以做官，可以從政，在當時因為戰爭功績，女子沒有封「王」外，其他的官職，皆男女並設。太平天國的職官制度，王侯以下，有軍師、丞相、檢點、指揮、將軍、總制、監軍等，皆為重要位置。考當時女官的人數，有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，女丞相正副十二人，女檢點三十六人，女指揮七十二人，女將軍四十人，女總制四十人，女監軍四十人，女軍帥四十人，女軍共四十軍，每軍女兵二千五百人，共計女兵約計十萬人。而各王府內尚有女丞相及女簿書等。如此大規模普遍的用女子，求之中外，亦不易得。且當時文職中如天王妹洪宣嬌及東王女丞相傅善祥，皆以女子而握大權，干預朝政。女將則如蕭三娘驍勇善戰，屢挫清軍，都是太平朝的有名女子，多數男子，還要聽她們的命令。而選舉人才，男子考試後，女子亦舉行，太平野史云：

太平朝既開科舉，復舉行考試女子之典，正主試為洪宣嬌，副主試為張婉如、王自珍。婉如，皖人；自珍，鄂人。題為「惟女子

與小人爲難養也」全章，應試者二百餘人。金陵傅槐女善祥所作，獨力闢難養之說，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。卷薦後，爲天王所激賞，拔置第一，飾以花冠錦服，鼓吹遊街三日，閭閻羣呼爲女狀元。第二名爲林氏，第三名爲林氏。

以前男女不平等最顯著的，就是女子沒有「從政權」和「考試權」，故沒有在社會上服務的機會。太平天國時的女子，不僅在考試和從政上與男子相同，卽下而至於分田的時候，亦「不論男婦，只照人口多寡」的一律辦法。因此，我們承認中國女權的最高率，是在太平天國時候。

還有太平天國嚴禁女子纏足，這固然是天主教的思想，但也是提倡女權中的一端善政。

——謝興堯「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」頁二七～二八

太平天國與中國婦女解救

一、緒言

太平天國的興起，是中國近代史上，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自金田起義，很短暫的期間，幾將席捲全國，取威定霸。雖云興也勃焉，而亡也忽焉，其政治措施，有很多值得後人稱道的，其對於解救婦女一點，尤其魄力！他們政治思想的主要來源，是「周禮」、「新舊約」暨「秘密結社的信條」，了解他們思想來源，也便不會覺得其做法的奇特了！

據「原道醒世訓」說：「夫天下人間，分言則有萬國，統言實則一家，……天下多男人，盡是兄弟之輩，天下多女子，盡是姊妹之羣，何嘗存此疆彼界之私？何嘗起爾吞我併之念？……。」可見其對婦女的基本態度。

洪秀全一開始便有「婦女詔」，詔文：「你們姊妹休違拗，肯來看你是要好，受打受罵休悔恨，打是恩情罵是儆。」這種詔文，雖是近乎開玩笑，觀其稱呼，也可了解其觀念了！

二、太平天國對婦女的措施

太平天國既以男女皆爲上帝的子女，一視同仁，打破幾千年來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，不特口頭上、文字上，提倡女權，卽在實質的權利上，男女也幾乎做到一樣的平等。女子除去沒有做王的以外，其他如軍事方面，亦專設有女軍師、女丞相、女檢點、女指揮、女將軍、女總制、女監軍、女軍師、女軍、女兵等職，使婦女們都能濟濟當朝。當時婦女不僅可以從政，並且可以從軍，不僅可以做大官，而且可以做軍官。

關於這些女軍官的職掌，都有嚴格的區分，如關於戰略、作戰指揮，則由女丞相負責；編制部隊、教育、訓練、作戰指揮，以及行陣進軍，則由女軍師負責。部隊行政事務及經理的監察、督導，則交由統制與監察負責。

據「太平天國革命戰史概要」說：「太平天國之軍事組織——每軍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，到南京後，有五十萬至六十萬之男子兵，五十萬以上之女子兵。」

太平天國，共有女軍四十軍，每軍有女兵二千五百人，共計十萬人。另設女錦旗監軍一百六十人，每一監軍統辦工二百五十人，計女繡工八千人。女官總數爲六千五百八十四人。

太平軍自起義時，卽有女營制度，利用軍事管理來統帥婦女，與男營隔離屯駐，故名女營，亦稱女館。太平軍對男女之別，最爲嚴格，規定在打平天下之前，卽夫婦同宿，亦以犯姦淫論罪，處以極刑，惟天王與東西南北翼六王爲例外，多官副丞相陳宗揚卽因夫婦同宿，斬首就誅，但爲安慰人心，曾允打到小天堂（南京），准家人團聚。

可知女營之設，爲一種戰時制度。以軍事眼光視之，殊爲得法。如是行軍之際，作戰之時，不致以家室分其心，又不致以肉慾戕其身，更以妻子爲質，自無逃叛行動，唯一條心打江山耳！

女營的婦女，都是各盡所能，尤其廣西早年的女營，實際亦爲戰鬪員。張炳垣上向榮書曾謂：「破城後，廣西婦女宜盡誅戮，斷不可

姑息故之，以其人皆勇悍，曾扮牌刀手出城拒戰。」可知當時婦女，也能與男子並肩作戰。

對於江南編足婦女之善女紅者，納入繡錦營，並令放足，時令其肩米負煤，間亦有服警哨勤務者。

據《太平野史》載：『太平朝既開科舉，復舉行考試女人之典，正主試為洪宣嬌，副主試為「張婉如」、「王自珍」。婉如，皖人；自珍，鄂人。題為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」全章，應試者二百餘人。金陵傅槐之女善祥所作，獨力闢難養之說，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。卷薦後，為天王所激賞，拔置第一，飾以花冠錦服，鼓吹遊街三日，間聞羣呼為「女狀元」。第二名為鍾氏，第三名為林氏。

洪秀全不獨在軍事上創設了女官制，在文事上舉辦了女科學，同時他所頒行的天朝「田畝制度」，「凡分田照人口，不問男女。」也是以男女平等為原則。其他如禁止買賣式婚姻，實行自由結合，廢除片面貞操，夫死可以改嫁，禁止娼妓和纏足等，都是新的制度。

三、太平天國對婦女解救的影響

(一)太平天國不顧數千年重男輕女的積習，不顧社會傳統的觀念，一舉而打破數千年束縛婦女的鎖鏈，這種革命精神，這種辦事魄力，值得讚許。婦女能在一個時期內，呼吸自由空氣，在自由天地內活躍。

但是由於傳統和習俗，是存於社會的兩種有力的東西，最易阻礙社會改革行為的發生，在中上層社會，「傳統」最有力量，在下層社會，「習俗」最有力量。由於太平天國的措施，離當時「傳統」觀念和「習俗」過遠，不僅招致國藩一般人，以「保衛道統」號召，致使一般豪紳地主功名之士，聞風興起，遭受覆滅。即連像捻匪首領苗需霖等，對之也加攻擊仇視，致令剛踏天日的婦女，美夢復歸於幻滅！對於婦女許多解救的做法，也就摧殘無遺！婦女解救，重遭打擊！

(二)女營（即女館）之設，雖云有利戰聞，且可視作優待出征軍人家屬之濫觴。但不近人情，致招怨尤。據《太平天國野史》，「洪氏

定都金陵，於秦淮間設有女館，盡驅婦女入館。後以糧食不濟，令人自擇配，有女官媒，以司其事。然止許月晦同宿，餘日不得犯。」對於婦女這種做法，不啻作踐！

又據王韜的「藝圃餘談」：『先是偽天官丞相曾水源，削偽職，其弟怨悔逸出，東王怒，疑水源使其弟通官軍，而于其中為主謀，以五馬分其屍，因謂賊眾曰：「新附者屢叛，果無足怪，何與我同起粵西者，亦復潛逃，豈我待水源恩不厚歟？」眾曰：「昔在金田與永安時，天父曾許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團圓，乃至已三年，眾仍無家，咸謂天父誑人，故皆思去，恐此後益不可遏耳！」俄而，東賊作天父下凡狀，謂蒙天父恩許，男女得配偶，……原有婦者，許歸其室。」洪宣嬌促使諸將，入女館掠取，一將有劫掠多至數十人者，最少亦數人，民間更多怨望。

女營尤其是廣西女營，能與男子共同擔負作戰任務，表現優良，反遭惡果，不僅令男子方面，視這種做法為不當，即在婦女方面，亦認為可政。雖然一方面，使婦女有表現其優良德性的機會，然在另一方面，卻使婦女心理上蒙受一層陰影。

(三)洪楊之輩，雖認以女子是天父所生的平等姊妹，而天王役使官婢至二、三百人，有妃嬪至六十餘人，其他諸王的妃妾，無不多至半打以上，這不只與基督教義所違背，抑且是在蹂躪婦女。

四)太平天國革命運動，雖只有十四年之久，有許多做法違背人情，也有許多過火之處，終由其有魄力，有思想，建立了許多新的制度，在婦女方面的做法，尤其驚人，不僅使多數婦女，得到短時期的解救，且使人因此了解婦女力量的偉大。太平天國時代，不僅為婦女的新时代，且對後來革命思想啟發很大，為中國婦女解救，盡了開路先鋒的責任。

——汪祖棻「女性的偉大」頁一一九～一二三

太平天國婦女悲喜劇

太平軍崛起粵西，烽火蔓延，廣達十六省。攻城略地，多至百餘所，歷時共十有五年。據有南京，號稱太平天國，亦不下十二年。在這些年中，一切措施，雖屬草創，似乎還富有改革的精神，建立了不少的新制度。單就婦女問題而言，在政治上，可以參加考試，擔任文武官吏。在經濟上，與男子同樣享受分田的待遇。這些，除分田一項而外，其他種種，不特在歷史上無此創舉，即在理論上，亦復鮮見罕聞。祇有李汝珍寫的說花緣，在女兒國那一段，講到女學、女科，以及女子參政，並且對女子纏足，也隱隱表示諷刺之意，不可謂非獨具隻眼。至于婦女集體參戰，如唐代初期最著名的娘子軍，不過是由平陽公主親任主帥，所謂部隊，還是集結豪傑之士而組成的。太平軍則定為制度，有女軍的編制，完全用軍法部勒，尤其為特殊表現之一。現在就太平天國婦女制度的前因後果，分別加以評述于左：

女營作戰，女工生產

女軍的編制，分為前後左右中各八軍，共四十軍。每軍帥統率卒長二十五人，兩司馬一百人，女兵二千五百人。軍帥上則設有女總制、女監軍。這類女軍，從金田起事時起，大都屬於將士眷屬以及親屬，其中以搖旗為最勇悍。初期用兵，每次均由女軍臨陣，穿紅着綠，形形色色。清軍一見，為之目瞪口呆，相與啼笑不已；以致為女兵所乘，遭受了不少的挫折。其後經過湖南，順流而下，奪取武漢，夷脅男女，為數更衆。始則勒令婦女向火巷女館登記，參加編制，名為拜上，（即信仰上帝）違者斬首。以十人為一館，旋即改二十五人為一館。臨離去武漢，竟驅使火巷婦女盡數登舟，無如舟少人衆，供不應求，有守候江干、凍餒交迫的，有已登舟而投水自盡的，有挽着軍人眷屬而拼命投江的。到了南京，女兵林林總總，已不下十萬餘人。此外又仿照男匠營辦法，編入繡錦營八千人，勞作隊五千二百

人。其中頭目，均係湘桂籍。最苦的，是江南一帶柔弱婦女，大部分不慣勞作。凡是纏足的，均須解放，違則梟首示衆。女兵駐地，均在南京西華門一帶。住宅一幢，不數分配，即便打遍左右鄰舍，擴充地盤。當時婦女們揚鞭走馬，顧盼自雄，已成為司空見慣，習不為怪。據英人吳士禮寫的「天京觀察記」說：「此處與曾往遊歷各城市，顯然有一不同之點，即是婦女隨便遊行，或乘馬馳騁通衢大路；而又絕不裝模作樣，害怕外人，亦不迴避，與其他中國婦女有別。」的確，這是一種特殊的演變，因為那時社會，還是以男性為中心。婦女祇負闡內的責任，大都深居簡出，少有拋頭露面。不過兩廣與毗連粵桂的湘南邊區一帶的婦女，卻是例外，仍然保持天足，而且慣於勞動。反而有一部分男性，老是呆在家裏，抽抽煙，聊聊天，度着悠閒自在生活。這就是說他們所倚靠的，便是憑着多妻制度下的婦女，作為生產的資本，和謀生的工具。

可是女營與女工的後果，又是如何呢？因為南京外圍，經常處在動盪之下，糧食不易接濟，祇得派婦女出城割稻，於是趁此機會，紛紛逃走。起初每日配米一升，後來清軍包圍線愈縮愈小，連發糞子半升也無法供給。加之太平軍將士，多有露宿，甚至老幹部也不免棄心離德。天王洪秀全，眼見危機日迫，險象環生，因密詢左右，究竟原因何在？左右答以「在永安起義時，原發佈煌煌明令，打到天堂（指南京），即許夫婦團聚。遲遲至今，仍不許有家有室，深恐此後相率逃亡的，勢必更多。」這樣，才痛下決心，大開「天恩」，准許男女婚配，許置媒官專司其事，並規定男女十五歲以上，至五十歲的，皆得報名指配。丞相許配十餘人，天王宗族許配八人，其他王族以次遞減，無職的亦配一人，由媒官製籤指婚。于是恣太守亂點鴛鴦譜，演成一幕絕妙滑稽劇，老配少，醜配俊；以致貞女節婦，憤而自殺的，多至數千人。從此草草結束，女館為之一空。

不過這中間，還夾雜了一幕古色古香的插曲。原來太平天國某些制度，尤其是部隊編制，大部分採自周官。依照周官規定，男子三十

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皆須登記；並且規定：「中春之月令會男女，于是時也，奔者不禁。若無故而不用命者，罰之；可男女之無夫家者而合之。」太平天國也略師周官之意，規定每月某一天男女可以自由會合，不在禁止之列。總算是一月一度，才獲得了一點自由。當時還有詩為證，詩云：「六軍女館多閑防，廿五孃娃聚一房。輪看今宵逢月建，滿城飛遍野鴛鴦。」

男女隔絕，夫婦分離

在口頭上，男的叫老兄弟，新兄弟；女的叫老姊妹，新姊妹。在書面上，卻發表天情的道理說：「創業之初，必先有國而後有家，先公而後私。內外貴避嫌疑，男女均當分別。故必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方昭嚴肅而免混淆。斷不可男女行中或相叢雜，致起姦淫，有犯天條。即有時省視父母，探看妻子，亦人情之常，原屬在所不禁。然祇宜在門首問答，相離數武之地，聲音務要響亮，不得逕進姊妹營中，男女混雜，斯違旗遵令，方得成爲天堂子女也。」又重申諾言說：「太平一統，天父開恩，論功封賞富貴，使一般兄弟相處，夫婦和諧。」這麼一來，男女隔絕，夫婦分離，簡直等於無期徒刑，永遠不能翻身了。爲着厲行這道德禁令，西王蕭朝貴出兵湖南時，因爲父母同居，竟認爲有犯天條，將父母斬首示衆。鎮國侯盧賢拔，也因夫婦同宿，革掉爵位。像這樣拆散家庭，強迫分離，與古人所謂男女有別，男有家，女有室，恰恰是背道而馳，絕對相反。

至于軍隊紀律，原有嚴格規定。凡是強姦行爲，經婦女喊冤，立即斬首，婦女則予以釋放。如係和姦，男女皆一律處死。在事實上，究竟是否真正做到了呢？起初軍紀還不算壞，祇是勒索富有之家。後來則公然打家劫舍，蹂躪女性，如打進無錫、常熟，以及江西瑞州，無不慘遭荼毒。婦女被擄，不論老幼，恣行強暴，名爲打水泡。太平軍守將黃錦曾上書洪秀全，有云：「狗官叨天父、天兄、天王恩庇，打破無錫、金匱，計城廂內外離城五里之地，共殺男婦老幼妖民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口，請天恩降勅封刀。」還有攻破常熟的將領黃文金，

更公然下令：「妖頭人家，逢男開腔，逢女翰酸，如遇有美貌如花的婦女，不許擅行禮場，須解我面前，留爲把酒取樂之用，違令者斬。」這完全是草寇口吻，強盜行爲，以號稱得蘇州民心的忠王李秀成部下，尚且如此胡作亂爲，殘民以逞，其他部隊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女兵元帥與女狀元

女官之多，爲數達六千五百八十四人。有所謂女軍師、副軍師、女丞相、副丞相、女檢點、女指揮、女將軍、副將軍，備極一時之盛。科舉制度，分爲文試、武試。文試一甲三名，仍稱爲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試題也沿用八股文。同時婦女開科，應試的約有二百餘人，題目是：「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」，這對於女性，明明含有侮辱的意味。可是傅善祥竟高踞鰲頭，號稱爲女狀元，這倒是有史以來破題兒第一聲。祇有明代徐渭撰有劇曲，名爲女狀元，亦名辭凰得鳳，演的是黃使君的女兒，芳名春桃，居然改扮男裝，易名嶽巖，投考得中大魁金榜。這不過是想像中的女狀元，卻不料傅善祥春風得意，如願以償，擁有此高貴的頭銜，榮譽的寶座。從此便一躍而爲新貴人，出入宮廷，與親貴王侯相周旋。東王楊秀清尤其特別垂青，于是由座上客更進而爲入幕之賓。無奈紅杏出牆，春光透露，幸爲洪宣嬌所聞，大興問罪之師。洪宣嬌自太平軍初期作戰，曾經一度建牙開府，榮任女元帥而後，便搖身一變而成爲政治幕後的人物。既尊爲天王的御妹，復貴爲東王的外室，真是氣派萬丈，炙手可熱。女狀元當然惟有偃旗息鼓，知難而退。好在她早有意中人，據傳是借同東王府一位幕賓，逃之夭夭，避居滬上。這在她還不失其爲明哲保身，否則的話，後來東王被殺，全家洩戮；連所有幹部和駐在南京的數千勁旅，都被北王韋昌輝屠殺淨盡。如果傅善祥還是藕斷絲連，依仗不舍，也就難免不香消玉殞，同歸于盡。

貴族婦女，形形色色

在永安時，原已明令規定官爵世襲的制度。服裝則極簡單，首領們祇是着紅袍，戴紅風帽。到了武昌，各級王侯官員，才開始設置儀

仗。一到南京，便規定了各級服裝，王府均設有官員專司其事。天王頭戴朝天冠，身穿黃龍袍，腰束黃纏帶。次一等的用紅綢，最低的用紅布。各級官員子女，均有一定的稱呼。天王及諸王的兒子，均稱世子，取其可以管理世間的事，宮城女子及東西南北翼王的女，均稱金，取其色美而不變。丞相至軍帥的兒子，稱公子，取其為公義之人。女稱玉，取其色潤而可寶。師帥及兩司馬，職在典兵，子稱將子，女稱雪，取其色白而可愛。至于那些貴為各級官員的妻室，軍帥妻稱王娘，丞相妻稱貴娘，檢點妻稱貴娘，指揮妻稱貴娘，將軍妻稱貴娘，欽命總制妻稱貴娘，監軍妻稱貴娘，軍帥妻稱貴娘，師帥妻稱貴娘，旅帥妻稱貴娘，卒長妻稱貴娘，兩司馬妻稱貴娘。丞相妻至軍帥妻，則加稱真人，師帥妻至兩司馬妻，加稱夫人。形形色色！較之清代除皇室貴族而外，各級官吏的妻室，僅有夫人、恭人、宜人、淑人、孀人之分，子女則並無任何尊稱，相形之下，未免多而且濫。至于諸王侯丞相外出，凡是文武人員，如不迴避，或跪道旁，即斬首不留。凡是點檢指揮各官外出，所有低級官吏和士兵，也照上項規定辦理。這也比之清代官吏祇鳴鑼開道，更顯得威風多了。這些，可以說都是封建思想，專制流毒，在那裏為鬼作祟；而且變本加厲，怪象百出，集神權政權于一身，極腐化惡化之大成。

誰是最摧殘女性者

洪秀全與楊秀清，在宗教上，一個自稱為天父的第二個兒子，一個自稱為天父代言人，顯然已形成了雙重政權，兩個領袖。這正是為後來內部互閔、相斫相奪的張本。在作風上，同樣是驕奢淫佚，貪財好貨，無所不用其極。洪在永安，即擁有三十六名女人。在武昌，竟選取十餘餘絕色女子，納為王妃。打到南京，便神而化之，垂拱而治，非諸王不得一瞻龍顏。宮女究有多少？據英人米契爾在南京考察一星期所得的資料說：宮中使用人員，都是女子，為數有三百，以外還有嬪妃六十八人。但曾國藩克復金陵奏疏則謂：「偽宮殿侍女孀孀前苑者，不下數百人，死于城河者，不下二千餘人。」並且說：「從

偽宮內擲出洪秀全逆屍，因違向邪教，不用棺木，偏身皆用龍羅黃緞包裹。而經手掩埋屍體的，即是湖南道州黃姓女子。」

楊則穢行昭著，更有過之無不及，擁有嬪嬙數百。左右役使，均屬妙年美女。日夜演劇為樂，還造一龍車置在樓上，使侍妾們裸體推挽而行，以致不能人道。曾經與北王韋昌輝談及，韋與楊原有芥蒂，想趁此機會彌縫一番；于是百般逢迎，甚至聲淚俱下，懇務求四方良醫，能醫治的，即酬以高官。楊偶一外出，則盛設儀衛、乘輿，輿中置一榻，四寶座。輿夫三十二名，身着繡衣。前驅用青白二龍旗，自稱九千歲。命令所屬，號稱金諭。金諭一到，文武大吏，須在十里外設案跪迎，焚香捧誦，否則即干嚴譴。最妙不可言的，是開科取士，竟以「四海之內知有東王」為題。足見他目空一切，惟我獨尊，自有其買禍之道。

為什麼洪楊一方面盡量搜括婦女破壞了多少家庭，圖供一己的享受？一方面又嚴格隔絕男女，不許夫婦團聚？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：其一，即是重在以眷屬作為人質，使作戰的將士不懷有武心，發生叛變。其二，即重在利用大批婦女，作集體而又長期的勞動生產，免得臨時拉夫，四處逃亡。所以名為男女平等，實則最不平等。名為尊重女性，實則最摧殘女性。既違反「天條」，更違反人道。

——楊靖孫「中國婦女活動記」頁三一七～三二六

太平天國時代的南京婦女

吳士禮

現在南京的居民極少，女多而男少，約二與一之比。大多數的人民是由各方俘虜而來的，其中一大部是由蘇州來。此處與全國吾所曾遊之其他城市大異之點，即是，婦人隨便遊行或乘馬於通衢大道，而又絕不裝模作樣，害怕外國人，如其他中國婦女所常為者，亦不迴避我們。她們幾乎人人都穿着蘇州出產之奇巧的綢緞絲服，美觀之極

。天王之下似甚精於鑒別之眼光，因每打勝仗，對於全部人民必肆行屠戮，而惟把美女留下。我們可以說，那裏卻沒有一個老嫗及幼女，但有一大部男童。

按他們的新信仰，一夫不必定要限配一妻。他們每藉神聖下凡的啓示以爲作惡行淫的護符，甚且藉以廢除第十誡。東王自稱爲聖神風，一如天王常私與上帝天父秘密談話的。有一次他——東王——宣稱天父下凡授意令一個友人之某妻或某妾（我忘了是妻抑妾）轉移歸他享受。那些決要發現太平軍的好處者，每力證他們禁止狎妓及行淫，犯者處死刑；我以爲這大概是真的。然而凡犯極小罪的均一律處死，則這又何嘗能證明他們以姦淫爲特殊的罪惡耶？

——簡又文編「太平天國雜記」第一輯頁一一八～一一九

維新時代婦女的生活

一 概 論

世人皆知近幾年中國婦女的生活，比較從前，迥不相同了；不知新婦女運動，在中國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。不過這三十餘年，應當分爲三個時代，由漸而漸，纔有現在的狀況。歐美的薰風，雖然在鴉片戰後（民國前七〇年，公元一八四二）已隨着「白門條約」吹進了中國，但真正維新的開始，實在甲午戰後。光緒二十年（民國前一年，公元一八九四）中國因爲朝鮮的原故，和日本打仗，中國的海陸軍，給日本打得一敗塗地。次年三月，李鴻章含恨忍辱，到日本訂了「馬關條約」二十一款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，便一下崩陷了。這纔引起國人的注意，發憤圖強的聲浪，瀰漫了全國；這纔有人想到西洋文化也有他的好處；婦女生活也纔隨着有改變的傾向。從這時起到辛亥革命以前，我稱他爲「新潮之結胎時代」。

辛亥革命以前，革命運動，進行甚烈，婦女從事運動的，到處都

有。辛亥以後，民國元、二年時，婦女從軍的踴躍和參政運動之激烈，表面看去，似乎是女權運動光榮的一頁，實際說來，當時對於新潮，尚沒有深切的瞭解，不過靜久思動，一種時勢使然，所以我稱他爲「新潮之蠢動時代」。

自從民國五年一月，陳獨秀在「新青年雜誌」上，發表了一篇「一九一六年」，他正式主張青年女子要被征服的地位起來居於征服地位，他正式倡言儒者三綱說之當打破，真正女性革命的燎原運動，這纔有了星星之火。後來「新青年」上，接二連三地討論女子問題，火勢越燒越烈，等到民國八年，五四運動，好像開花彈一擲，轟的一聲，炸遍全國，婦女解放運動，也就在這當兒，傳遍了中國。從那時起，經了多少研究，多少實驗，中國婦女生活，纔有現在這個樣子。回想陳獨秀做那篇「一九一六年」時，到現在已有十年了。這十年中，我稱他爲「新潮之誕生時代」。

我把「結胎」和「蠢動」兩個時代，總起來稱「維新時代」，便是這一章所要說的。「新潮之誕生時代」，別日之爲「近代的婦女生活」，是下一章說的。

二 新潮之結胎時代

A 第一期——戊戌以前

甲午以後，戊戌以前，關於婦女生活，有兩個運動：一是不纏足的運動，一是興女學的運動。這兩事在從前不是沒有的，不過這時纔成一種運動，纔惹起多數人的注意。原來在道光二十二年（民國前九〇），訂下「白門條約」，開了五口通商以後，外國人在中國傳教辦學，便甚發達，那時已有教會辦的女塾，對於纏足，也已有所譏諷了。

不纏足的運動 光緒八年（民國前三〇），康有爲在廣東謀創不纏足會，未成，後其弟廣仁——戊戌六君子之一——卒爲成之。上海之有不纏足會，還是甲午以後的事。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（民國前一五），梁啟超「變法通論」論女學章末有云：

……不寧惟是，彼方毀人肢體，潰人血肉，一以人爲廢疾，一

以人為刑，以快其一己之耳目玩好，而安知有學？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？是故纏足一日不變，則女學一日不立。嗟夫！國家定鼎之始，下令薙髮，率土底定。順治末葉，懸禁纏足，而積習未久，積習依然。一王之土，不改羣盲之心；強男之頭，不如弱女之足。遂留此謬種，孳乳流衍，日盛一日。內違聖明之制，外違異族之笑；顯罹楚毒之苦，陰貽種族之傷。嗚呼！豈蒼蒼者天，故厄我四萬萬生靈，而留此孽業以爲之室歟？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於是也？

那時提倡不纏足，真是一件難事，因爲習慣成自然，那時大脚姑娘之嫁不掉，就同現在纏足女子底沒人娶一樣。所以不得沒有不纏足的同盟。同年，梁啟超擬一「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」，第一條立會大意即云：

此會之設，原爲纏足之風，本非人情所樂，徒以習俗既久，苟不如此，即難以擇婚，故特創此會，使會中同志，可以互通婚姻，無所顧慮，庶幾流風漸戾，革此澆風。

入會有五條重要的規定：

- (一) 凡入會人所生女子，不得纏足。
- (二) 凡入會人所生男子，不得娶纏足之女。（此指入會後所生男而言。若會前年已長大，無不纏足之女可娶，或入會人尙少，擇配不易相當，則不在此例。）
- (三) 凡入會人所生女子，其已經纏足者，如在八歲以下，須一律放解，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，須於會籍報明，方准其與會中人婚娶。
- (四) 凡入會者書其姓名、年歲、籍貫、居寓、仕履，及妻之姓、子女之名，（凡未定婚者皆報名，已定婚者無容報名。）以備刊登會籍之用。
- (五) 凡入會後所生子女，當隨時陸續報名，以備續刊會籍。

當時雖有人深知纏足的不好，但顧忌出嫁的困難而不得不纏足的

情形，於此可見。既有了不纏足會，就比較好些了。是年在上海設不纏足總會，借「時報」館開辦，入會報名後，即由該館贈「勸女學歌」一本，便是入會的憑據。不纏足運動不過是維新運動的前驅，維新運動的最後目的，實在是興女學。

興女學的運動 在說中國人自己底興女學運動以先，應說一說西洋人在中國辦女學的情形。雖然道光二十二年以後，中國就有了西洋人辦的女塾，但規模都不甚大。據考查所得，長江一帶，最早的女塾，應推光緒十年（民國前二八，公元一八八四）美以美會在鎮江寶蓋山上辦的那一座了。

西洋人到中國來辦學，實在只抱個傳教目的；文化的提倡，是談不到的。所以他們的辦法，總適合中國人的心理，明明他們是講究自由的，但中國風俗不重自由，他們辦的女塾，也就壓制起來了；寧可他們讓諸纏足之醜陋，但是等到中國人自己倡導天足的時候，他纔來幫忙不纏足運動。我們看一看鎮江女塾的章程，便知道當時西洋人的辦學，是怎樣迎合中國人的心理了。章程是：

- 一、本塾專教女生，無論年歲大小，只須願守塾規，皆可來學；但幼學之功最切，年小較宜。
- 一、女生來塾肄業，皆須覺有安保，填寫關書作押爲據。
- 一、住塾女生就近有無親友照料，父母外，指定何人來領，皆須填寫關書。如非指定來領之人，只可入塾探望，不得擅將該生領出。
- 一、本塾每日八點鐘進塾，十一點半鐘放飯；一點鐘進塾，四點鐘放學；暇時備有玩具，俾各散心，惟不准出大門以及門前觀望等情。每禮拜六日放學，做一切雜事，以及學習針帶。每禮拜日進堂聽道，讀聖日課。每年教學二次，一爲啟學，約兩月；一爲年底，約半月；可將學生領銷，開學時再行到塾。
- 一、塾中各項課程，由教習隨時酌派班次，每日按定時刻學習。
- 一、平時不宜輕易作竊，如家中果有正事，須由該生父母，或督

經指定來領之人領去，併訂定假期，不得豫限；尋常小事，概不給假。

- 一、住館學生每日一粥兩飯，每飯一葷一素，衣服自洗。
- 一、西書、紙簿、筆、墨水等物，均由塾代買，收回價值。
- 一、學生衣衫，皆當潔淨；掛褲略須多備，以備勤於更換；白手巾至少三條。塾中所用衣物，皆須各做記認，以免彼此淆亂；惟家伙木器，不可攜來。
- 一、西國通例，塾中功課皆分年派定，讀全考全，給以文憑。
- 一、西學課程，按照十二年之期分列於下，學生果具兼人之量，由教習核定，併讀兩班，或升班時越過一班。其質故不佳，考課時分數在六分以下者，不得隨班上升，仍隨後班從頭讀起。

這個章程，看來多麼守舊，但當時中國人自己還未辦女學，連這個還沒有哩！光緒十八年，（民國前二〇）上海方設有「中西女塾」，塾址在英租界三馬路泥浜城隍廟堂西，首創辦者為海哥女士（Miss Laura Haygood），辦法和「鎮江女塾」粵雜。甲午戰後，西洋人辦的女塾自然更多了。（參觀林樂如著，任保羅譯「五大洲女俗通考」第十集，一九〇三年廣學會出版。）這時纔有許多中國人高呼「與女學」。

光緒二十三年梁啟超「變法通議」與女學章有云：

居今日之中國，而與人言婦學，聞者必曰：「天下之事其更急於是者不知凡幾；百學未興而汲汲論此，非知本之言也。」——然吾惟極天下積弱之本，則必自婦人不學始！請備陳其義以告天下：他下面一共有四層理由。第一義論分利之害。有云：

…中國即以男子而論，分利之人，將及生利之半，自公理家視之，已不可為國矣！況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，而無一生利者。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，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，於是婦人極苦；惟婦人待養，而男子不能不養之也，故終歲勤動之所入，不足以贖其妻孥，於是男子亦極苦。……等是人也，何以或有

業或無業？蓋凡天下任取一業，則必有此業中所以然之理，及其所當行之事，非經學問不能達也。……故曰國何以強？民富斯國強矣！民何以富？使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人養數人，斯民富矣！這是當時一個最強有力的見解。這個見解，即是要以女子教育作女子經濟獨立的手段；而女子之經濟獨立，目的又在富國富民。——比較後來人所談女子經濟獨立，意義較狹。第二義論無才之累，有云：

人有恆言曰，「婦人無才即是德。」此輩言也。世之昏懦執此言也，務欲令天下女子，不識一字，不讀一書，然後為賢淑之正宗，此實禍天下之道也。……夫婦人豈性惡耶？羣塊然未經教化之軀設若于具，而鑕之於一室，欲其能相處焉！不可得也。彼婦人之累男子也，其不能自養，而仰人之給其求也，是殆累其形骸也；若夫家庭之間，終日不安，入室則慄，靜居斯歎，此其損人靈魂，短人志氣，有非可以常率推者。故雖有豪傑開闢之士，若終日引而置之牀第簾篋之側，更歷數載，則必志量局瑣，才氣消磨。若是乎婦人之累為婦而不可近也！夫與其飲鴆而甘之，則盍於療鴆之術，少留意矣！

這一個意見，是要以女學造就良妻的。中國良妻賢母的婦人觀，老實說，到這時纔有哩！從前只有「慈母」，哪有「賢母」？有一二賢母，如歐母、陶母之類，那也是入聖超凡，非一般婦女所可望其項背；試問不學無識的女子，怎麼能畫荻？怎麼能丸和？從前「良妻」的含義，哪有後世「良妻」含義的豐富？中國從前婦女的標準，只要她做一個馴服的好媳婦，並不要她做一個知情識義的賢妻！梁啟超與女學的第三義，痛論母教，便是以與女學為造就良母底目的了。他說：

西人分教童童之事為百課，而由母教者，居七十焉！孩提之童，母親於父，其性情嗜性，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；以故母教善者，其子之成立也易，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。……故治天下之大本二：曰正人心，廣人才；而二者之本，必自蒙養始；蒙養

之本，必自母教始；母教之本，必自婦學始：——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。

興女學的第四義，便是胎教，也是賢母條件之一，有云：

…今之有識之士憂天下者，則有三大事：曰保國，曰保種，曰保教。國烏乎保？必使其國強，而後能保也。種烏乎保？必使其種進，而後能保也。進詐而為忠，進私而為公，進澳而為羣，進愚而為智，進野而為文，此其道也。教男子居其半，教婦人居其半，而男子之半，其導原亦出於婦人，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。就此四義說來，梁啟超興女學最底後目的，不外乎強國保種，達到此目的底要求，便是女子之經濟獨立，與其能為良妻賢母。綜其意見，又見於同年所作「倡設女學堂啟」：

上可相夫，下可教子，近可宜家，遠可善種；婦道既昌，千室良善，豈不然哉！豈不然哉！是以三百五篇之訓，勸勉於母儀；七十後學之記，臆諱於胎教。宮中宗室，古經嚴其規網；德言容功，昏義程其課目。必待傅姆湯秋之賢，伯姬言告師氏，「周南」之歌淑女，聖人之教男女，平等施教，勸學匪有歧矣！去聖彌遠，古義浸墜，勿道學問，惟識酒食。等此同類之體，智男而愚婦；猶是天倫之愛，戚子而誤女。悠悠千年，芸芸億室，曾不一事生人之樂，一被古聖之教。寧惟不業不教而已，且又戕其支體，聒其耳目，黜其聰慧，絕其學業。闔閭禁網，例俗束縛；情若遊民，頑若土番。嗚呼！聚二萬萬之遊民土番，國幾何而不蔽也？

泰西女學，駢闐都鄙；業醫課蒙，專於女節。雖在絕域之俗，遵若先王之遺；女學之功，盛於時矣！彼士來遊，憫吾窘弱，倡建義學，教我童蒙。教會所至，女塾接軌。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，而吾人乃自加其培壓，譬猶有子弗鞠，乃仍墮於鄰室；有田弗耘，乃假手於此耦；匪惟先民之憫，抑亦中國之羞也。

甲午受創，漸知興學，學校之設，騰於朝燕，學堂之址，踵於都會。然中朝大議，不及庶幾；粹纓良現，發達巾幗。非曰力

有不逮，未遑暇此瑣屑之事耶？無亦守扶掖抑險之舊習，昧育才善種之遠圖耶？

同志之士，悼心斯弊，糾衆程課，共襄美學，建堂海上，為天下倡。區區一學，萬不裨一，獨掌壑河，吾亦知其難矣！然振二千年之頹風，拯二兆人之靈命，力雖孤微，烏可以已？

夫男女平權，美國斯盛，女學布漢，日本以強，興國智民，靡不始此。三代女學之盛，寧必遜於美日哉！這制綿綿，流風未沫；復前代之遺規，探泰西之美制；鏡先聖之明訓，急保種之遠謀。海內魁傑，豈無憫遊民土番之害者歟？愧俛窘弱，寧忍張目坐視而不一援手歟？仁而種族，私而孫子，其亦仁人之所樂為有事者也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昌而明之，推而廣之，嗚呼！是在吾黨也已。

「復前代之遺規，探泰西之美制，鏡先聖之明訓」，可以看出當時女學的辦法；「急保種之遠謀」，可以看出他的宗旨。在這啟裏並可看出當時的情形。「建堂海上，為天下倡」，中國自辦女學，最早便在上海了，那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，是戊戌的前一年。戊戌六君子中，康廣仁創辦女學堂，譚復生之妻李閏，曾為「中國女學會」倡辦董事。這都是戊戌以前轟轟烈烈倡導的事。那時興女學與不繼足，原是相提並論的，各地聞風響應的很不少。林紓在福建，作有「閩中新樂府」，中有「興女學」一首讚此事道：

興女學，興女學，羣賢海上真先覺。華人輕女愚識字，家常但責油鹽事。夫暮重廉院落深，長年禁錮作神智；神智昏來足又纏，生男卻望全先天。父氣母氣本齊一，母苟蠢頑靈氣失。胎教之官人不知，兒成無怪為書癡。陶母歐母世何有？千秋一二掛人口。果立女學相觀摩，中西文字同切磋；學成即勿與外事，相夫教子得已多。西官以才領右職，典籤多出夫人力？不似吾輩受叱咤，內人牽犁成食墨。華人數金便從師，節因常無在館時。丈夫豈能課幼子，母心細繡疏條理。父母恩齊教亦齊，成材容易毀駁起。母明大義念國仇，朝暮語兒懷心頭。兒成便誓報國志，四萬

萬人同作氣。女學之興係匪輕，與亞之事當其成。與女學，與女學，羣賢海上真先覺。

「學成即勿與外事，相夫教子得已多」，他也認女子教育應以良妻賢母為目的；這時的一般潮流，就是這樣罷！戊戌以前對於婦女之維新運動，雖然濼濼淺薄，但轟轟烈烈，也竟把受了三千年高壓的婦女生活，撼動一些了。可惜不久維新失敗，新婦女的萌芽，只埋在地下，等到八國聯軍攻破了北京，西后蒙塵受辱之後，新芽又纔慢慢地茁起。

B 第二期——戊戌以後

用歷史的眼光論過去的史實，本不應說幸或不幸。所以戊戌前維新之不得成功，只可溯源當時社會沒有使維新成功的環境。然自另一方面言，戊戌前維新失敗，不但中國政治上國體上受了莫大損失，婦女生活之轉變，也實在蒙了許多的打擊。戊戌前的維新運動，曇花般的消逝了！不繼足並未實行，女學也沒有辦成！可以代表無識女子之累的慈禧太后，又招引了拳匪之亂。光緒二十六年（民國前一二），聯軍佔據北京，西后挾光緒以逃，一直等到次年七月，和約始成；聯軍又遲遲撤去。光緒二十八年十月，車駕纔敢從西安返回。那班大臣之皇皇無君，已兩年多了。

西后雖心同豺虎，不念國家，經此次打擊之後，內受天良之譴責，外有諸臣之奏請，表面不能不稍圖改革。而民間的革命思想，紛紛四起，也是促政府革新的一個強有力的原因。革命黨的小冊子出的很多，關於婦女革新運動，有一本很激烈的書，便是光緒二十九年（民國前九年，公元一九〇三）「愛自由者金一」著的「女界鐘」。

倡導女權的女界鐘 女界鐘是一本鼓吹婦女從事革命的書，可是對於女子平權的主張，具有極深到的見解；要求女子脫離奴隸的地位，去做她自己的人，這本書已有此意了。在第二節裏，著者明白指出女性所以畸形之故，都是不使有才，不使讀書，不使有社交，不使有正當消遣，拘束太甚的原故；他說：

道德智識，乃天賦此身以俱來，無男女一也。靈臺之光線，

無日不婉轉卻曲以求伸，不伸於此，必伸於彼，——是故求讀書而不得，則閒情之詩，俳優之作，盲詞開篇之類至矣！求入學而不得，則寶簾之辜，寺觀之遊，布金施藥之徒眾矣！求交友而不得，則相狎之伴，知情之婢，三姑六婆之交密矣！求遊歷而不得，則戲園之座，踏青之行，天竺落伽，借花供佛，借佛遊春之思想發矣！其或拘擊成習，窒塞無知，則又徘徊龜缸，幽囚粧閣，瑣瑣箠，漸漸縶，夫家盛之以為奇節，戚族誦之以為美談；——嗚呼！吾中國女子品性如此，其亦可以見矣！

凡此種種，我們所認為女子之惡德的，都是不使她們道德智識正當發展之故。矚此之由，女子遂為男子莫大的費忱。他說：

中國女子習聞三從七出之謬，兢兢自持，跬步不敢放縱。生平束身圭壁，別無希望，惟此卻扇之夕，如登科及第，三跪九叩，望闕謝恩，以為供職聯用，生平之大事畢矣！而為男子者，柔弧蓬矢，天地四方，義者仗劍出門，曾無內顧之慮；今故繡絲牀第，歌泣帷房，消耗國是之心，摧挫風雲之氣，吾讀閨中少婦之詩，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息也。——雖然，此其優者耳！至於劣者，貧窮起交謫，婦姑生動謔。更其卑者，不為蝶窠容，而作牛馬走。凡此種種夫婦之惡現象、劣根性，吾口不忍言而筆不忍述也。女子一生的大事，便是出嫁，出嫁之後，「大事畢矣」！卻與男子以無窮之累，這是他最不贊成的。中國女子之絕大障害，他在原書第三節裏略舉了四種：第一是纏足，第二是裝飾，第三是迷信，第四是拘束。說到纏足，他有一段極沉痛的語道：

從古滅種亡國，皆由於自造，而非人所能為。今吾中國吸煙纏足，男女分途，皆日趨於禽門鬼道，自速其喪魂亡魄而斬絕宗嗣也！

纏足之害，在二十五年後之今日，是沒有了；可是裝飾迷信和拘束之害，現在尚不能免，那便是「女界鐘」著者的意見，到現在都有價值。他的文章真好，議論真好，我無論怎樣想替「婦女生活史」賀

重篇幅，也不忍不抄他幾段。他說裝飾之害道：

曠而語中國女子服飾之當毀裂，吾言其不近人情乎？夫歐洲女子之絳其腰而鼓其乳，花枝橫紛於其冠，吾不知於衛生有何益，而於文明點綴有何相稱也！——夫中國近年來女子衣服，寬窄宜而修短合，一旦遽從西服，吾不贊成。

如此說來，他是不贊成女子學西洋人服飾的，但中國服飾，也自有壞處：

若夫纏額四緣，環珞垂肩，挖雲鏤月，花樣翻新，雖關於個人經濟，然而心力日力，則既耗諸無用之地矣！至於步搖條脫、碧霞翡翠、珊瑚瑪瑙、金珠奇異之工，蒸蒸日上，為女子者之寶如象鼎，珍如珠璧，酸焉而骨董，侈焉而博物；皆足以玩物喪志，借瑣耗奇，夫安有餘暇以攻書史談天下事也？

而尤有甚者，則脂粉是也。

人之顏色受於天，其妍媸合乎人，不可勉強也。生焉而美耶？宋玉所謂「傅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赤」。赤與白是喪其美者也。其醜耶，苟非如西國所謂畫皮之工，中國所謂假面之具，其無以掩之矣！且鉛汞之質，易傷血管，一經附着，轉致黃瘦。夫不聞克林威爾之詞畫工之語乎？曰：「勿失吾真相。」吾同胞試自問何為而失真相也？又不聞李白與湯臨川之詩與曲乎？曰「秋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」；曰「一生愛好是天然」。我同胞其自愛，願以天然二字與天賦人權同其珍貴也！

抑更有甚者，則穿耳與盤髻是也。

穿耳一事，其害較諸纏足為輕，然而徑寸之膚，鑲紗之孔，重墜搖曳，亦有苦痛之時。且貫耳之刑，軍中之懲罰，此與約指手釧，皆為野蠻時代女子降服男子之一大確證，一大表記也；——而反以為榮耶？至於風鸞霧鬢，乃女子所待以為美之具，苟亂頭粗服，雖同室之人亦醜之矣！然吾以為女子矯情腐敗之劣根性，皆自纏足與盤髻深造開歷而來。當其春眠不覺之時，倉卒展

與，堅強猶所不顧，惟此重重繫縛，精緻縝密，先費數十分鐘之久，然後對鏡從容，頤指氣使，務使波鬟雲委，風吹不亂，釵光鬢影，灼灼驚人，約費二三小時；全功告竟，而半日之光陰去矣！

他看女子盤髻是與纏足一樣為害的，所以進而主張剪髮。在中國最早提倡剪髮的，便是「女界鐘」的著者了；他說：

今西方志士，知識進化，翦髮以求衛生，吾以為女子進化，亦當〔自〕求載髮始。

他論迷信之害，以為迷信特別與女子為緣，因為迷信起於感情希望，而女子為感情希望出產地之故；補救的方法如何？他說：

吾今欲破女子之迷信，則欲反其道而因其材，以實行夫愛國與救世之心也。夫日誦哥倫布、麥折倫，不如自為哥、麥之為愈也；日贊孔子、基督，不如自為孔、基之為愈也；日念普門大士、彌洲聖母，不如自為大士、聖母之為愈也。楊枝甘露，灑遍大千，披髮仗劍，消遙海上；慧眼微觀，衆生之苦惱如此矣！善女人，善女人，竭誠與否，信道與否，其以吾此言決之。

他要女子以殉教的精神加入革命運動，這是金一著書的本意。愛國與救世，在當時是需要的，在二十五年後之今日是仍然需要的。女子真能以殉教的精神做她顯敬的事，那一定有很大的成功；——金一的見解很是。說到拘束之害，金一也有極沉痛的議論；他道：

中國女子身嚴如帝王，而卑屈不異於囚虜，堂高籬遠，居恒不得望見顏色；至於權力圍限，去笛管數十步即不敢聞問，出門半里了不辨方向，世間普通情事，說之猶多茫昧；此非其生而愚也，金閨深遠，繡閣寂寥，內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別嫌明微而智識之隔絕者多矣！……中國女界之隔絕，論者以為關於道德品性，不知道德品性之優者，伏女、班昭，授經讀史，交換智識，辭應無作，未見其有害也。以藩夫人之書法，南面而授義之；以謝道韞之理窟，僅隔青樓步障，辨難賓客，為小郭解圍；前史引之

以爲美德。夫重門深鎖而足不踰閭，求風一曲而零露宵奔，醜行文君，乃代表劣性之一部；其於隔絕又有濟乎？且從古不道德、不貞性之事，豈宜使女子獨擔惡聲？……吾見世俗女子之禁錮，僅阻遏其誘道論事，束修整帶以相見而已；彼佛蘭摩耳，戲園騷坐，伴盤故塵，熟視而不以爲詫，抑又何耶？夫不以文明之法待人，人乃自棄於文明之外。今者世界一新，蠻風洗滌，「皇攬授子初度」，二十世紀女權之謂也。享平等之生涯，葆千金之價值，眉英英其露爽，語侃侃而逼人，寶劍峨眉，神態活潑；驚何人？曰新中國之女子！

這於拘束之害，說得透闢極了，所以他主張「以文明之法待人」，主張社交。他在第五節又復痛論男女社交之亟應公開道：

方今中國女權女學之發達，有重門鐵鎖最不可打破之一關，則應否交友之大問題也。……吾今得斷言之曰：使中國男子而如今日之奴隸鹿豕，蠢蠢無智識，則雖有交通之資格，吾猶將設更嚴更峻之大防，據名教以叱之。苟不然而有新道德與文明之思想，誠求交換，則吾敢以百身保其無他。彼腐儒者，固不知道德爲何物，其胸中直橫亘「玩好殖民」四字，欲壟斷之而以爲利者也。夫男女之間，同此形氣，同此智識，從容論道，慷慨抵掌。上下五千年，縱橫一萬里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；交友之益也。束帶矜莊，以禮自衛，何緣何疑？又安有所謂隔牆花影，臨去秋波，不道德、不名譽之稱謂哉？夫名譽道德之養成，亦惟於教育上加之意而已！

他極力攻擊的，便是從前以女子爲「玩好殖民」之對象的思想，所以他認女子爲一個與男子同等的人；那求有何不可交友之理？他主張社交公開，但他也預算到初行社交時社會之必然反動，那就要女子自己努力了；他說：

雖然，社會之風尚，嘗牽迴旋轉使人不自由而墮落於黑暗世界，苟有表異者則羣聚而喙吠之，是故東縛於舊風氣者下也；跳

出於舊風氣者次也；跳出舊風氣復能改造新風氣者上也。

他把女子分爲三等，能改造風氣的是第一等，只能跳出舊束縛的是第二等，還要爲舊風氣所束縛的是第三等。他覺得要跳出舊風氣而改造新風氣，頂好是遊學歐美，他對於日本女子之卑弱下人是更不贊成的。

二十世紀的世界，是女權革命的時代，女子應爭回她一切的權利，社交公開不過是權利之一。他在第六節說到女子應當恢復的權利共有六種：

- 一、入學之權利。
- 二、交友之權利。
- 三、營業之權利。
- 四、掌握財產之權利。
- 五、出入自由之權利。
- 六、婚姻自由之權利。

恢復權利，當然要女子之有學識，所以他極不贊成教育之偏枯於男子；他說：

教育者，造國民之器械也。女子與男子，各居國民之半部分，是教育當普及，吾未聞有偏枯之教育而國不受其病者也。身體亦然，其左部不仁，則右部亦隨而廢。教育者，又精神之庫也，無精神之教育，是禁人之食穀麥而雜堆雀鼠以爲糧者也。

女子是應當教育的；教育女子的宗旨，他舉了八條：

- 一、教成高尚純潔、完全天賦之人。
- 二、教成擺脫壓制、自由自在之人。
- 三、教成思想發達、具有男性之人。
- 四、教成改造風氣、女界先覺之人。
- 五、教成體質強壯、誕育健兒之人。
- 六、教成德性純粹、澳範國民之人。
- 七、教成熱心公德、悲憫衆生之人。

八、教成堅貞節烈、提倡革命之人。

他這教育標準，把女子看作一個人格有個性的人，並且要她能改造社會，能誕育健兒，這種觀念，比較戊戌以前那一班人的觀念，銳進多了。即在二十五年後的今日，都有完全引用的價值！但他是不贊成男女同學的，男女同學，他只贊成行於小學，他互舉外國教育家對於男女同學正反兩方的意見，然後下結論道：

雖然，吾於共學之問題有可以一言解釋者，蓋共學與否，以高等小學卒業之年限為斷。夫共學之感情，有非尋常所得而比；且其德性未成，而於學問或有時而阻害，誠不可以不別白也。他在這一層，似乎見解有所未到；不過在那時候，女子教育還是初萌芽的時候，別人對於這層想都未曾想到，他已有所論列，便已高人一等了。

「女界鏡」第七節論女子參與政治，列引西人對此正反意見，而結論曰：「總之，女子議政之問題，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遲矣！」但在滿清專政之下，男子尚不能干政，何況女子？所以他又回到他作書的本意，願女子從事革命了。他說：

女子亦知中國為專制君主之國乎？夫專制之國無女權，女子所隱憐也；——然二十世紀無專制國，亦女子所厭聞也。夫議政者，固肩有監督政府與組織政府之兩大責任者也。然而希監督政府而不得，則何妨過而為要求；願組織政府而無才，則不妨先之以破壞。要求而紹介，則吾男子盡盡之義務也；破壞而建設，乃吾男子與女子共和之義務也。其要求也，絃以腦，卷以舌，達以筆——腦竭舌敝筆禿而淚以淚，——淚盡而迸以血，——血溢而助以劍，——劍窮而持盾以爆烈丸與低列毒砲；則破壞之事也！且吾女子其無驚此為我同胞爭權利、奪自由之靈咒也。

女子參政的主張，實是當時一種緊張的空氣，所以後來從事革命的很多，民國成立後，又有要求參政的運動。最後他對於婚姻自由的主張，也足以代表當時思潮的一斑，他指斥舊式婚姻之荒謬道：

中國婚姻一事，吾百思而不得其解；居恆不相涉之人，猶可得而平視，或加以品評嘲笑，恬不為怪。（陳案此係指陌上邂逅而言。）及至紅絲一繫，隱然壘砢，一旦迎面而來，則狂奔絕叫，如逢怪魔。（陳按此係指未婚夫歸之邇邇。與前相較，愈顯婚前男女之毫無關係。）至於男子親迎之夕，東堵三揖，西堵三讓，拜跪起立，如環無端。賓相喃喃，疑語番咒。一人呆立，萬夫擲。而為女子者，紅巾被面，無顏見人；不病而扶，當笑而哭，閉目入定，如是三日，洗手入廚，而羹湯之大事來矣！以絕無關係的人，這樣做作一番，便是終身伴侶，其不合理，更何待言？他所主張的是：

夫婚姻交合，既由兩人之契約而成，則契約之中，決不容有第三者插足之地。猶之兩國密約，不能受他國之離間也；曾是夫妻之間而可以合縱連橫之術處之哉？……我同胞欲實行其社會主義，必以一夫一妻為之基礎。紅袖添香，烏絲寫韻，朝倚公園之樹，夕競自由之車；商量祖國之前途，誕育佳兒其革命。婚姻之好果，孰有逾於此者也？我瞻西方，吾眼將花，吾心醉矣！美人贈我青瑣珥，何以報之？——自由平權！

社會主義並不是主張一夫一妻的，這都可見那時於各種思想，不一定有深澈的研究，也就可以倡導了。可是「女界鏡」對於婚姻自由的主張，價值是不可磨滅的。

女學制度之始立 光緒二十七年——「女界鏡」出版之前二年，政府曾下令改書院為學堂。凡書院所在地，於省城改設高等學堂，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，各州縣改設小學堂，北京又設「京師大學堂」，然於女子學堂，未暇顧及。可是那時私人設立的女學堂，倒如雨後春筍，所在多有。（上海「愛國女學」就是光緒二十七年多蔡子民等創辦的。）京外臣工條請奏辦女學的，也是不一其人。光緒三十一年（民國前七，公元一九〇五），政府始設學部，奏定學堂章程，把女學歸入家庭教育法。次年明定官制，始將女學列入學部職掌。光

緒三十三年一月，學部擬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三十六條，女子小學章程二十六條，女子教育，纔在教育系統上有了位置。女子師範章程立學總義第一節云：

女子師範學堂，以養成女子小學堂教習並講習保育幼兒方法，期於裨助家計，有益家庭教育為宗旨。

則是除造就師資外，目的還在其能有益於家庭教育。良妻賢母的教育宗旨，這時也是正式宣布了。女子師範學堂教育總要第一則云：

中國女德，歷代崇重，凡為女為婦為母之道，徵諸經典史冊，先儒著述，歷歷可據。今教女子師範生，首宜注重於此。務時勉以貞靜、順良、慈淑、端儉諸美德，總期不背中國向來之禮教與懿德之風俗。其一切放縱自由之辯說，（原註：如不謹男女之辨，及自行擇配，或為政治上之集會演說等事。）務須嚴切屏除，以維風化。（原註：中國男子間有視女子太卑賤或待之失平允者，此亦一弊風，但須與男子教育中注意矯正改良之，至於女子之對父母夫婿，總以服從為主。）

要注重為女為母為婦之道，推尊三從，可謂極致。「貞靜、順良、慈淑、端儉」八個大字，也可作各個女學的校訓。這時的女學，是把二千多年來女教積累的意見，另用一種形式重演一番，絲毫談不到新的意義。女子師範學堂教育總要以下數則，都是那些賢母良妻的話，不必徵引。而於各學科要旨一節裏，指定修身科之教學道：

凡教修身之課本，務根據經訓，並普萃「列女傳」、「女誡」、「女訓」、「女學經」、「內訓」、「閨範」、「溫氏母訓」、「女教經傳通纂」、「教女遺規」、「女學」、「婦學」等書，及外國女子修身書之不悖中國風教者，摭其精要，融會編成，且須分別淺深次序，附圖解說，令其易於明曉。

從西漢以來，女教的書，一一都要摭精取華、普萃到修身科來，定此章程時，用心亦已良苦。此項章程頒布後，內自京師，外迄各省較大都會，女子師範學堂，紛紛成立了。北京的女子師範學堂，就前

門外八角琉璃井之醫學館改設。開辦未久，即有一事引起學部干涉，因咨京內外女學一劑云：

近聞琉璃井地方開辦女學慈善會，各女學堂學生皆入其中發賣所作手工物品以助基款，並在彼唱歌舞蹈。昨聞「北京女報」所載該會廣告，且有招集馬戲之事。查助款拯災，事關善舉，原宜俯順輿情。其發賣手工物品一節，比之古賢嫂典簪珥賣書畫以助拯者，義無多讓。惟在會唱歌舞蹈，累日經旬，則於中國禮俗，實相違異；且於學堂功課，曠廢必多。若更招集馬戲混迹其中，尤非本部所欲聞矣！現在女學，方在萌芽，熱心興學者自應共誌艱難，豈可以貽人口實之事端，致生阻礙？今本部為申明勸誡各學生：陳設手工物品以助賑需，儘可遣人送往，不必親身到會。至於赴會唱歌舞蹈，於禮俗尤屬非宜。招集馬戲混迹其中，更非敬重學生之道。京師為首善之區，各女學生，自必服習詩書，研閱禮義。本部以全國學堂為己任，惟有責成各學堂創辦人員，傳知各女學生，其喻本部敬重女學生之深意，保全女學堂之苦心。……此劑。

這件事在二十年後之今日，看來多麼平淡，那時竟小題大做，至於如此，亦是一件趣事。

女權思想之反動 「女界鐘」一類鼓吹女權的思想，在當時蓬蓬勃勃，很惹注意。一班衛道先生，便起而反對，像學部之以賢母良妻為教育宗旨，反不算十分守舊了，方言學堂有倫理講義一種，從序中看出是陳曾壽所著，他那講義後面有一節痛罵倡導女權的人道：

有賤丈夫焉！昧乎男子治外之大義，自棄其天職，昌言女權；充其類必使女子治外而後已。舉重遠之任而付之於虛近思勝之人，不知其不可而為之則不智；以隳弱之族而託之以艱大宏濟之事，教孫升木而不顧其後則不仁；自不能盡其保衛生人之義務，而反欲求庇於婦人之手則無恥。充斯道也，男子棄其治外之天職，而國事廢；女子荒其治內之天職，而家道亦廢。剛柔失德而人